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二

起建始元年盡陽朔二年凡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尊字太孫又字曰俊應劭曰諱法安民立政曰成在位二十六年改元

七建始四河平四陽朔四論嘉四永始四元延四綏和二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

石顯遷長信中太僕

百官表長

信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道

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

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

食道死

顯故濟南人

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

遷元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頡頏擅勢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立故河閒王元弟上郡庫令良爲河閒王

元廢事見上卷元帝建昭元年如海曰漢北邊郡庫官兵器之所藏

故置

有星孛於營室

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日元宮一日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

赦天下

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

諸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補註素太后同母弟也譚商等五人雖皆太后弟而各有異母

夏

四月黃霧四塞

元命苞曰陰陽亂為霧爾雅曰地氣喪天不應曰霧霧名曰霧冒也氣蒙冒地之物也

詔博

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

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

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

優詔不許

附錄先是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轆轤中雌雉化為雄

雌雉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雌雉雞生角者京房云

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己知時恐當之對向以為房失難占雞

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人為政之象也竟甯元年石顯伏辜此

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乃國家之占后妃之象也孝元皇

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為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

子立是為元帝王妃將為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雉為雄明其

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實妃崩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

年三月立妃為皇后故丞相府史家雌雉化為雄伏子者明已有

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下禁王禁子鳳嗣侯

為侍中衛尉元帝崩帝委政於鳳而無所與王氏之權自此而盛

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雖有角明示  
作威顯君罔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 御史中丞東海薛宣上疏

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尙凝師古曰凝謂不通也陰陽不和殆更多苛政

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

一卷元封五年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

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眾庶

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

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

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也毛氏曰餱食也鄭氏曰失德謂見諂諂

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上之人乎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

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天月有青蠅無

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服虔曰相

承在上下也應劭曰秦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爲陰所乘則兩月出

五月有流星光燭地長四五

丈委曲蛇形貫紫宮 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及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驛駒龍馬石壇之屬

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絳爲席六重

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卽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帝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張譚奏言古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

也

李音

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帝居甘

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

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

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

郡縣治道其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弊所係之民行危險之地難

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

豐都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從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埃地祇其牲用牝其席棗稭音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夫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章以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詔嘗從之

廣建始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

秦作時於雍以祠上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至

漢高帝立北時祠黑帝而五時具有司遊祠上不親往至文帝時始幸雍郊見五時所送列異傳云陳倉人有得異物者將獻之於君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媚在地食死人腦乃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產者王得雌者霸乃逐之二童子化爲雉飛去雄止於南陽雌止於陳倉之山後秦文公賈於陳倉果獲若石於北阪爲立祠祭或一歲或二歲與葉君神合葉君者焯雉之神止於南陽者也葉君之來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天爲匡衡又上言之股股雷鳴故俗呼陳寶祠爲寶夫人祠。焯音謂匡衡又上言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

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

漢音

漢興之初儀制

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

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

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違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上從之由

是及陳寶祠皆罷

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

應劭曰天郊在



及中都官耐罪

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應勸曰耐罪不至於髡完其形費

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如滄曰耐魯任也在其事也

師古曰耐謂髮勞毛也彡膚髮貌也功臣表宜曲美

通耐爲鬼薪則應氏之說爲長○耐音而本音奈 減天下賦錢

算四十 孟康曰本算百二十 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

三月辛丑上始廟后土於北郊 丙午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

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悲哀后居位日淺而漕霍氏之事故選嘉女

以配太子女初入太子家元帝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

太子歡悅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至是立爲

后 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

後宮大將軍屯武庫令杜欽 此大將軍之軍中武庫令也 說王鳳曰禮一娶九

女所以極陽敷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驥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

也欽故車古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卿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

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寒爭也賤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娣故后

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

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

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佚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

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

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

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晉獻公雙璽姬嬖姬欲立

其子讓世子申生獻公信之申生性經而死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

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

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

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卞弁同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

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

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禕正闕失當世善政多

出於欽者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

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

相別欽惡以病見詆乃為小冠高廣僅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

小冠杜子夏 夏大旱 匈奴呼韓邪單于雙左伊秩訾兄女二

人長女顯渠闕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

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

樂二人皆小於襄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餘人顯渠闕氏貴且莫

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顯渠闕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

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  
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關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  
親姊妹也共子

兩人所生恩  
慈無別也

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關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

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

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

賢曰  
匈奴

謂孝爲若鞮白呼韓邪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爲  
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鞮音低復株累若

鞮單于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

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

爲當于居次

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當于亦匈奴  
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辟建始三年春三月救天下徒

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

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

師古曰蹂躪也躪音各  
蹂音受躪音各鞮音歷

老弱

號呼長安中大亂虜上小女陳持弓

虜音斯

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

闢入尚方掖門至未央宮鉤盾中吏民驚上城天子親御前殿召

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

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

補註此王商非五侯中之王商乃宣帝母舅梁昌侯

王武之子

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

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

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

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爲王鳳排斥王商張本

上欲專委任

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漢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

次三公賜位特進者在凡列侯之上位亦次三公

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

夫尹忠爲御史大夫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

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

對事續漢志太常丞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皆以爲後宮女寵

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此蓋指許后及班婕妤也越嶲山崩 丁丑

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爲庶人

衡水封臨淮郡董縣之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闕陌爲界後誤封平陵陌爲界多四百頃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

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

壬辰建始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於橐四改正橐通橐隕於肥累二

孟康曰橐肥累皆縣名故屬真定補罷中書宦官初置尙書員

五人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爲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宏恭爲令石顯爲僕射元帝

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專權用事至帝乃罷其官師古曰漢舊儀云尙書四人爲四曹常侍尙書主丞相御史二千石尙

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尙書主庶人上書事主三月甲申以

客尙書主外國事帝留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

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爲丞相商宣帝母舅武之子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勵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由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累遷爲左將軍至是代匡衡爲丞相夏四月雨雪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古曰此

殿在未央宮

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

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

趙佗呂嘉之難

趙佗見高忠呂后孝文紀呂嘉見孝武紀

三塗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

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無吳楚燕梁之勢

楚吳

梁見孝景紀

百官盛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

詩崧高云不顯

申伯王之元舅是則申伯乃宣王之舅永正以之況王鳳也

洞洞屬屬

師古曰洞洞敬肅也屬屬專謹也

小心

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

師古曰重合吳莽通安陽  
後上官榮博陸侯震雷也

三者無毛

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暗昧之譖說

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

補註倚異知歸咎之意異者怪也即五  
子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要也異字

同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

解偏駁之愛

師古曰抗舉也  
偏駁不周昔也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

人人更進益納竅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

如前曰王鳳上小  
妻弟以納後官以

嘗字孔丘章言之坐死今承及此爲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  
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承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爲鳳而言也  
然觀承前後之文實若爲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承爲上第擢  
爲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余謂此非鳳蓋已納張美人  
於後宮故承爲之言若王章  
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 毋論年齒推法言之

補註法謂卜  
筮占法之法 陛

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

女史使令有直意者

師古曰女史女奴曉書者使令給役  
後宮無爵秩者也師古曰直當也

廣求於



微賤之閒以遇天所開右

右讀曰佑

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

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如不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

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

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此天

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

見夫由疏賤納至忠其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唯陛下省察熟念

厚爲宗廟社杜欽所對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爲光

祿大夫 五月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豐爲長

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隸臨與之有怨乃使人刺之於殿中 秋

桃李實 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

爲巢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

附錄志以爲鼠盜竊小蟲夜出貫歷今盡

去穴而登木象人將居顯貴之位也。周柏序名衛后所葬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此其也。

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

隄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先是清

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

據滿道志遂言清河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土壤

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

關古曰獨一川兼受

今屯氏河塞靈鳴嶺口又益不利。

屯氏河塞見上卷元帝永光五年

獨一川兼受

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

河故迹今既滅難明。

夏禹疏九河孔安國曰河水分九道在兗州界爾雅曰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

蘇五簡六潔七鉤八扇九

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

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

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

遣博士許商行視

白天子也

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

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竟豫及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

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

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疏關上切責其不憂職自

殺遣大司農非調非姓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補註謂調均穀均分於漕水郡

謁者二人發河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少府張忠爲御史大夫 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

吏民害備音倍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以賊

數百人在轂下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

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武帝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京兆

曰京輔都尉屬郡曰左輔郡尉扶風曰右輔郡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閉盜賊清後拜爲京

兆尹初石顯用事與長安萬章相善及放歸時貲巨萬并牀席器

物數百萬欲以與章章不受竇容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愧不能有以安之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以爲福矣諸公以是稱之號曰城西萬子夏萬字子夏爲京兆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欲揖章莫與尹言者章以此養刺客報怨復讐百姓苦之及是隲捕誅之民以爲快 上卽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囑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下湯獄當死光祿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尙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

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師古曰禮之樂記曰

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

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

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

漢元謂漢初也今

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

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繯介之過賜死杜鄧秦民憐之

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如瀉日殺人

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當作蹀謂履涉之耳

薦功祖廟告類上帝

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

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

師古曰禮記孔

子云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

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師古曰以待庸臣者

作湯也

使百姓介然有奈民之恨

師古曰介然所耿耿

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  
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  
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  
鄧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  
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  
有急君其毋讓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  
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  
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  
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

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

師古曰謂

加碎瓦之雜居不齊同

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

五日常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奏以爲從事中

郎莫府事壹決於湯

續漢志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參謀議

河平元年

以河決隄塞魏平改元

春杜欽鄒憊爲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

河鳳以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

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爲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三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

戴焚其巢

戴音戴

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見巢燼盡

墮地中有三戴鵲

戴音戴

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

以聞

解戴鵲色黑近不祥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

日勿近食處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  
其侍者飛燕姊專寵殺後宮皇子此其原也

夏四月己亥

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聞之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爲之蝕天

著厥異罪在朕躬公卿百僚各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

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

孝惠七年五月丁卯

先時一曰日食今四月己亥晦而日食故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

孝惠孝昭元年七月己亥晦日食故曰日同孝昭二帝專皆衰

而無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

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

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道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

甯以前故事皇后上書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

晉灼曰竟甯元

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甯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

晉灼曰竟甯元

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晉

家吏不曉

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豈受詔如此



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

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又故事以特

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大牢祠

一牲曰特三牲備為一年平恩戴侯許廣

漢后父嘉紹其封於后為嘉樂成敬侯許延壽后父嘉所自出也嘉繼大宗延壽於后為叔祖今當率如故事

復以特牛祠也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

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

其前身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

理

師古曰萌牙冒其初始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禾劉向所

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

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

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

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

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股之師也皇太后皇

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戰今見親厚又烏可以踰乎師古

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禮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皇后其刻心秉

德謙約爲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給事中平陵平當以太上皇

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乃上言曰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

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于后稷而以

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

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

以廣盛德孝之至也上亦以無繼嗣遂納富言秋九月復太上皇

廢廟園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

請它比日以益滋

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

自明智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

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

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考異曰匈奴傳河平元年

單于遣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年至漢朝二年正月也而荀紀繫于元

年正月之下思誤漢紀又以莫演爲黃澤今從漢書

甲河平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

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鎡分爲十一鎡中銷鐵

散如流星皆飛去 伊邪莫演朝罷還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

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  
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郅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  
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  
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實也質誠也而更  
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  
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  
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  
爲反閒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師古曰歸曲於漢而責直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  
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  
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游去歸到官

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夏四月楚國雨雪大如釜 徙山陽王

康爲定陶王 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

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

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爲河內苟賓妻生子參太后欲以田蚡爲比

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 御史大夫

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傲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

公乘輿等

師古曰湖縣名也今黃州湖城縣取其名地理志湖縣屬京兆公乘以爵爲姓

上書訟尊治京

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

不通城門晝警發兵捕逐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擒制羣盜寢

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

重賞乃拜尊爲諫大夫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厲奔

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獨除民  
反農業拊循貧弱鉅款彙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  
箭張葉酒趙放二人作箭酒之案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

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

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下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

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

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

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連辭也滔溷也謂

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遇惡漫天也原其所以出御史承揚輔政爲尊贊佐

故也言揚輔舊嘗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嘗醉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博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 十五 恩補

疾毒欲傷害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

師古曰建立謀畫爲此議也傅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按尊傅輔日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爲安定太守於事也時已下獄死矣今公乘輿之替又如此則知輔之下獄死是乃許死也班史不究言其故亦覺疏漏

白起爲將東破韓魏南拔鄢郢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

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譏人閒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

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

身潔己砥節首公首向也刺讒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

賊解國家之夢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

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

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王制大司寇聽訟於棘木之下棘者欲其赤心而留意

於三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其工之大惡無所陳冤懇罪辱以京師

廢亂羣盜竝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  
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閔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  
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  
大夫博士議卽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請言  
庸遠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  
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加章飾  
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  
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徐州郵夏邪東  
海陽淮等郡及

楚廣陵

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

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  
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叩頭諫止尊尊終不肯



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

稍卻迴還吏民莫不壯其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特詔加

秩賜金數歲卒官吏民祠之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僉更

舉兵相攻 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地理志夜郎鉤町漏臥三縣皆屬牂牁郡 牂牁太守請發兵

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

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

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懼國威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太守察動

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 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曠一時不早發兵也 王

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

成狂犯守尉 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 遠城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

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

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  
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  
者卽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  
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  
其前耳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於是鳳薦金  
城司馬臨邛陳立爲牂柯太守

漢列郡守尉之下有長史司馬地志臨邛縣屬蜀郡

立至

罷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

行縣至興國且同亭

按地理志夜郎縣下莽改日同亭蓋因亭以名縣也

召興興將數千人

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

按西南夷傳夷人椎結耕田有邑聚各有君長

立數責因

斷頭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  
釋兵降鉤町王禹漏卧侯兪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

郡興妻父翁指與甄子邠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  
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使奇兵  
絕其饑道縱反間以誘其眾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  
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戲讀曰鹿都尉復還戰立救  
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考異曰西夷傳但云河平中而胡旦漢  
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據也

乙未河平三年春正月楚王暉來朝暉宣帝子也  
帝爲叔父二月乙亥詔以暉

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勲爲廣戚侯廣戚侯國  
蜀沛縣丙戌權爲

地震積二十一日自二十四動山崩瓊江水水逆流覆城殺十三

△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

任宏校兵書

百官表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武帝所置八技尉之一也

太史令尹咸校數術

百官表太史令尉太常師古曰數術占卜之書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侍醫署太醫令在天子左右者也師古曰

方技醫藥之書也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已募也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

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連

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

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

王氏權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于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

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

治

孟康曰乘馬姓也

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

爲著外繇六月

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成

六月也著謂  
著舊籍也

兩河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浪謁丞相王商商爲人多質  
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時坐未央廷中單于  
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  
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赦天下徒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  
爲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  
陽耿定上書類陽縣屬左世嗣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

夫師古曰私夫女弟疑商教使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

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  
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

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  
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  
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  
子安嗣爵爲樂昌侯

官高之厚  
黨源矣

上之爲太子也受論語於蓮勺

張禹及卽位賜爵關內侯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  
中領尙書事禹與王鳳竝領尙書內不自安數病上壽乞骸骨欲  
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爲丞相封安昌侯 庚

戌楚孝王臨薨

初武帝通西域屬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

不服

尉實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郡畿尉管屬  
宜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楨欒梓竹漆蠶五穀葡萄酒

果葉治墾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  
蜀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  
馬幣爲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  
商珠璣珊瑚琥珀璧流離他畜與諸罔同數剽殺漢使久之漢使

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

王曰烏頭勞即數殺漢使者也

立陰

末赴爲尉賓王後軍候趙德使尉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

當德

師古曰相失相失意也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造使者上

誓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

縣度在烏托國西縣度者石山也

谷不通以繩索引引而度懸古懸字師古曰懸繩而度也

絕而不通及帝卽位復遣使謝罪漢

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尉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

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

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

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

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

今縣度之隄非尉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

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

師古曰暴謂逆節也故絕

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

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

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師古曰善

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斥侯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白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分而持之

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貢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贖國或貧小不能

食或桀黠不可治擁強漢之箭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

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

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陁

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

崢嶸山行者騎步峻貌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

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

師古曰九州莫



充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余謂此言務盛內不求

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

罷傲所恃以事無用

師古曰所恃謂中國之人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非久長計也使者

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

於是鳳白從欽

言屬賓實利賞賜買市其使數年而盡至云 山陽火生石中

丁酉陽朔元年

師古曰朔始也以山陽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故改元陽朔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

食之 三月赦天下徒 冬京兆尹蔡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

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

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

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

中蓋此時以士人為

之東掃始純用宦者 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

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

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  
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  
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  
不以往事爲纖介詔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  
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爾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  
共王因留國邸定陶邸也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  
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  
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  
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  
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

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應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專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師古

日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

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符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

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

師古曰是則不爲宜子明鳳所言非言婦人將生子及月辰出就他

館

且羌胡尙殺首子以潑腸正世

師古曰豈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他姓

況於天

子而近已出之女也

已出謂已出於世也

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

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

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

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

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

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以代鳳

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

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

材駑愚憊得以外屬輔政出入七年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

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白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糜骨死菴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葇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填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哀憐太后聞之爲垂泣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向焉書不云乎公無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急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尙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身出補吏

而私薦之

咸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出爲上郡太守

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

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熹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遂下章獄論死妻子徙合浦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及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常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

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

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令云二千石告過長安言告歸者路若過長安則謁見

若道不經過長安則便道之官不必辭不分別賜子子告也賜告也今有司以爲子告得

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在官連有三最

則得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

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子

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

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

兵馬之重不立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

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眾庶多冤王章

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

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寒爭引

之原

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之也  
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

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

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  
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  
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是歲貢陳雷太守辭宣為左馮翊宣為  
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效可紀多仁恕愛利高陵  
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  
竟及宣為馮翊湛游來謁宣設酒與對飲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  
罪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賊  
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故重令  
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



復伸肩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贓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亦解印綬去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惡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贓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竄其魂府掾吏素與立相知者皆與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何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道尙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矣曹雖有公職事家亦崇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備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而

歸宜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嘗過其縣橋梁鄉亭不修心知惠不能雷彭城數日按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戎陽朔二年春三月大赦天下 御史大夫張忠卒 夏四月丁

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

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按元后傳王鳳兄弟八人鳳崇以與元后同母先侯譚商立規

逢時同日侯世謂之五侯曼乃五侯之兄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夜

早死不侯五侯無弟疑羣字當作兄 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

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其奢

侈如此

長安有高都外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

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

財施予以相高尙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

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

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

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

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柄權操持國

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爲之則致凶害也

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

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

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銀鬚左都金附蟬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

次若魚鱗也

大將軍乘事用橙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斷自恣行

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按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

未央宮東故曰東宮

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

筭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與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還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可稱內有管蔡之前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弊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言伏於微而著於象也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

者

王氏本濟南東平陵人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既免官乃徙居魏郡元城

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

屋根函地中

漢書作根垂地中意兩卽垂字也

雖立石起桺無以過此之明也事

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

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

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

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

王無故封平昌侯

所以全安之也夫明

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

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

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

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陸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

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

下深謂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  
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東大水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  
康薨 九月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  
通達國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 是歲  
徙信都王興爲中山王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三

起陽朔三年盡永始三年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紀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月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

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軍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

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

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

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



大夫晉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因薦晉自代  
晉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晉敬鳳卑  
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晉爲大司馬車  
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大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  
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晉相與不平 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  
于承爲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漢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人足  
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閭者民彌  
情怠向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  
勸農桑出入阡陌以勞來之誓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勸  
之哉 二月赦天下 夏四月雨雪 秋九月壬申東平思王宇

薨

字宣帝之子

以少府王駿爲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

閏月壬戌于承卒

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  
居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  
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  
附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永閱其老復遠出以  
書戒之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丑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辭宣爲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缺谷

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御史大  
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其法律

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

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從而用之二

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

師古曰徒人之在陵後作者

以新豐之戲鄉爲昌

陵縣師古曰戲水之舞也奉初陵

上始爲微行從期門郎及私奴十餘人

皆白衣袒幘帶持刀劍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

縣日泉長楊五柞關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

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

敬武公主元帝妹也地理志鉅鹿郡有敬武縣

生放

放爲侍中中郎將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初安世子延壽延壽

子勃勃子臨世以謙儉傳家故家雖極富而德望功名累葉不替

至放得幸於上又娶許皇后女弟下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

服飾號爲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太官私官竝供其第兩宮使者冠

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自是驕悖而張氏之聲望衰矣 三月  
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賞賜前  
後數千萬 夏四月庚辰以薛宣爲丞相封高陽侯京兆尹王駿  
爲御史大夫宣少時爲不其丞邛邪太守趙貢甚悅之令妻子與  
相見曰貢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貢君薛宣字也至是果拜相宣  
卽除趙貢兩子爲史然宣爲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王晉旣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晉自御史大夫入爲  
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晉爲安陽侯 初丙吉旣以丞  
相封博陽侯而長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人  
出取齋衣吉聞之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  
爵者必顯也及吉薨顯嗣侯甘露元年坐醑祭宗廟醑音類騎至司

馬門不敬降爵爲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罹無辜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遺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願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齋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褥燥溼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遂蕩數奏甘霖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邀其報哉誠其仁恩內

結於心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  
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已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  
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  
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降爵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其先  
人功德不省至是詔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封其孫昌爲博陽侯  
國絕三十三歲而復繼 冬黃龍見真定 是歲匈奴復株累單  
于死弟且麁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胸雷斯侯  
入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

壬寅鴻嘉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

甘泉宮在雲陽縣

三月博士行大射

禮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有飛雉巢於庭歷階登堂而雉  
能音後雉又巢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巢未

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

其人名寵不記姓也

天地之

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

紀氣

師古曰謂季冬之月雉雞乳

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

師古

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解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故能攘妖而致百年之壽

今雉以博士行禮之

日歷階登堂萬眾唯唯

師古曰唯唯仰目視貌○唯音唯

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

府太常宗正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鵠告曉人具備深

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權闕詔音曰聞捕得雉

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

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爲與者

音復對曰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

右阿諛甚眾不待臣音復闕而足公卿以下休位自守莫有正言

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

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駕車而出失行

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

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尙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

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尙何皇太后

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謂老母音自指其母而言言今日若不極言死諫則後日必將以誠

實罪老母且將不日何能更忠於太后定謀於竇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

災變尙可銷也初元帝儉約涓陵不復徙民起邑事見二十九卷元帝永光

四年帝起初陵卽延陵也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卽新豐也之

在霸城東將作大匠解萬年使陳湯爲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欲

自以爲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果起昌

陵邑爲萬年湯得罪罷夏徙郡國豪桀資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

罷昌陵張本



陵 五月癸未隕石於柱鄧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爲廣

德王

中山憲王福靖王勝之元孫也地節元年薨  
子懷王修嗣五原三年修薨無後今立雲客

是歲城陽

哀王雲薨無子國除

城陽景王章傳  
國十世至雲

癸卯鴻嘉三年夏四月赦天下 大旱 五月乙亥天水冀縣南山

大石鳴聲隆隆如雷聞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

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 王

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尙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古

曰黃圖云明光宮  
在城內近桂宮

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水漕

地理志漕水出鄂縣  
東南北流過上林苑

入注節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

羽蓋編  
羽爲之

張周帷

周帷船之  
周皆張帷

越歌

師古曰楫楫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棹人爲越歌也楫  
謂楫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謂之撻越歌爲越之歌

上幸

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衛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

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

起土山漸臺又爲室屋象白虎殿也

於是上怒以讓車騎

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尙書賈

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

駙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立父子藏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

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

省戶禁門也補註二人謂司隸

京兆也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

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淺

弱日久今將一施之

師古曰行刑罰

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諸侯指商根等師古曰令

總集音舍待詔命

是日詔尙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

見十四卷文帝前十年車

騎將軍音藉稟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

實無意誅也 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婕

仔皆有寵於上。嘗游後庭，欲與健仔同輦，載健仔辭曰：「觀古圖。」

賢聖之君，皆省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

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節。

不食禽獸之肉，按樊姬事楚莊王。今有班婕妤，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婕

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應劭曰：平原潔陰，東南五十

十里有陽阿縣，故縣也。考異曰：五行志作河陽。主，元趙后外傳及荀紀亦作河陽。外戚傳，師古註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

阿作河，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今從之。悅歌舞者，趙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曰飛燕。召入宮。

大幸。有女弟合德，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

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披香博士，後宮女職也。淳，姓也。淳音聞。嗟曰：「此禍

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婕妤，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

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婦人挾媚道者，詭誑他人求己親媚。祝詛

後宮暨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

誦古曰宮在  
上林苑中

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

后姊滿爲平安州侯夫  
人許氏本山陽人也

考問班婕妤

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

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  
取曰篡風俗通寺祠也諸官府所止皆曰  
寺

甲辰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

勃海清河信都河水

溢盜

勃海唐滄景州清河唐貝州信都  
唐冀州師古曰溢湧也○溢音至

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

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

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  
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  
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居業

廣漢

鄭躬黨與淺廣犯歷四縣眾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  
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  
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是歲平阿安侯王譚薨上  
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  
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漢制別將軍置幕府得舉吏

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

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卽說音曰鄴聞恩深者其養謹愛

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

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

此棠棣角

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師古曰秦景公

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歷者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春秋歲

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

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竝爲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縣也疑謂左輔右衛前疑後丞也 故內無感恨之隙

外無侵侮之差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

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丞相御史及車騎左右將軍府也此明詔

所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

於至誠則孰不說諭晉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

重鄉

元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戊午皇后園南闕火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二火皆作災今從漢書二月河南街郵櫛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

行志及荀紀二火皆作災今從漢書

二月河南街郵櫛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

具但無髮耳

鬻髮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

上欲立趙婕妤爲皇

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

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

爲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

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

今文尙書泰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

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

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

威怒謂皇天降威震怒

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

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

恐晚暮今乃矚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

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

考異

曰劉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苟紀柱作柱卑人作人轉今柱從漢書人轉從荷紀天人之所不

子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

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師古曰漢書儀掖庭認獄令丞宦者

爲之主理婦人女自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

祿勳瑯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

見擢爲諫大夫輔以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擢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

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

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

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

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

慘極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



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

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

人有懼心精銳銷矣

栗弱也

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

師古

日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日謂達四聰也

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

下留神省察上乃徙輔繫其工獄

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亦有器獄

減死罪

一等論爲鬼薪

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三歲刑也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

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

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

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

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

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

漢舊

廣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直門拜名曰夕郎董巴曰禁門曰黃閣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

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

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

乙未封莽爲新都侯莽傳以南陽新野之郡郡爲新都侯國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

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裳振施賓客家無所

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游者爲

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懈惡音濃入

聲聲 霁兄永爲諸曹早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

騎牽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

于莽子字莽使同日納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

當飲某藥比客罷敕起盞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

將軍朱子元無子

朱博字子元

莽聞此兒種宐子爲買之節日以婢奉

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王莽事始此

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

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合德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

庭形朱而殿上髹漆

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今關東俗器物一

髹曰髹赤黑漆。

形切皆銅沓貫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

也白玉階

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階也

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

飾之

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爲釭若

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

○釭音工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

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

侍郎郎之得出入禁中者名奴有罪沒爲官奴給使宮中者

昭儀嘗

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

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爲淫恣無敢言者然卒

無子后嘗詐託有孕上媵奏云臣妾久侍宴私屢承幸御數月來  
內宮盈實月服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  
之入懷虹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胸知爲佳瑞帝得奏喜動顏  
色答云姪體方初保護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  
來上無煩賤奏口授宮使可矣後及誕期帝具浴子之儀后乃託  
宮使王盛取他人子以入至宮門則子驚啼盛不敢入少選復攜  
之而趨入子驚啼尤甚盛見后具言其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  
踰期矣因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夜夢與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  
惋歎而已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采  
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嬖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  
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

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  
言常嗟歎之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  
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  
朱均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  
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洛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  
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短長以德  
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孝文皇帝登霸陵北臨廁廁音則近水處也意  
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斯音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  
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釋之對詳見十四卷文帝前三年 孝文寤焉遂薄葬不

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耶  
隴皆小葬其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  
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槨里  
子葬於武庫皆無耶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  
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  
孝之至也天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防古曰防  
魯邑名也

杜預曰昌邑

墳四尺

記禮弓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  
不墳今耶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議

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師古曰墳者謂積土也春秋律天子墳高三  
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  
庶人無墳樹以楊柳耶

元曰孔子蓋用士禮

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臣

曰謂人立

可隱肘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

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

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

人膏爲燈燭

人膏爲燭者人無膏爲燭也

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

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

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

至其下矣

事見七卷秦二世二年

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

失火燒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

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良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

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闕甚麗發掘必速

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卽位躬親節儉

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庫爲高

庫下也。

庫卽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

萬百餘死者悵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憊焉

憊古困字  
憂病也

以死者爲

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

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唯陛下上

覽明聖之制以爲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爲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

大臣之議以息眾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

不能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度便

房猶在平地上

漢書音義曰便  
房蔽中便坐也

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

固

服虔曰取他處土  
以增高爲客土

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

且與穀同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勢

高敞旁近祖考

初陵近渭陵  
又西近茂陵

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



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

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

如舊曰陵中有

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藏廣中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尙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瓚說是也天下虛耗百姓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

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

民

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初鄼侯蕭何

之子嗣爲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

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鄼侯獲坐使奴殺人

減死完爲城旦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

業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

與周竝傳

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爲田氏所滅召公封於燕後周而滅

子繼弟及歷載不

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  
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  
爲愍隸死爲轉屍

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以往師古曰愍隸者言爲徒隸在可哀愍之中

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靡不歸心出入數  
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  
吝靳也簡略也言詔求其後復靳而不封略而不問若如此必布聞於天下也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

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綵長喜爲鄰

侯

南綵縣屬鉅鹿郡○綵音連

初陳平病將死謂人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

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及薨傳國至曾  
孫何坐掠人妻棄市國除其後耳孫陳掌爲衛青壻願得續封陳  
氏然終不可得立城陽哀王弟佗爲王

西嘉二年哀王薨後

八月丁

丑太皇太后王氏崩

宣帝王皇后也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有

食之

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爲少府侍中滄于長爲水衡都尉

咸治南陽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

司空爲地曰木杵脊不中程或私解脫鉗欽

欽音大又音第

衣服不如法

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

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

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掾吏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

法公移敕書曰卽欲各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

吏畏之豪強懼服令行禁止

兩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晉薨王氏唯音爲修整數

諫正有忠直節

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釋繹未至地滅

繹音古釋釋光

采 乙酉晦日有食之。三月丁酉以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

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嘗退朝欲候其客樓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宣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駐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事逐去之。御史大夫王駿卒以京兆

尹翟方進爲御史大夫駿少受易於梁邱賀經明行修有宰相器及卒人以其不及封侯爲恨前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

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人服其有見華與元曾參之

傳曰參張妻不更娶人聞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

之部涼州郡隴西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燉煌酒泉等郡上使尙書問永受所欲言

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

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  
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  
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  
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

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

劉草曰芻於芻蕘

文王詢於芻蕘

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

壬午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癸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閒大異四發

二二而同月

補註二二四也承上四發而言同一月而有大異二也然考新服漢書二二作二疑古版漢書則二字下

闕一字因悟新版疑字亦非正文乃闕疑之疑本當細書誤作正文耳

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

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

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

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熹灼

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如前曰劉道李廢本從微賤起也

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

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師古曰阱旁也爲阱所以

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仲考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余謂仲說是榜箠瘡於炮烙師古曰瘡

封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爲樂榜音彭瘡慘同絕滅人命主爲趙

李報德復怨主專也爾注趙李謂飛燕林姊與婕妤李平也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

婚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管服之立其罪名○掠音

亮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爲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其分之或受

報謝別取財物○責音再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

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帝好微行稱張放家人爲卑字

崇聚僣輕無義小

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

飽吏民之家烈服共坐沈湎媠媠涸涸無別黽勉遁樂

師古曰黽勉言不息

也遁流遁也言流遁爲樂也

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

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

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

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

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

楚靈王侈心無厭民不堪其後潰於乾谿王殆而死驪山事見秦紀杜預

日乾谿在襄陽城父驛南

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

仍臻流散穴食餓死於道

餓音畏今讀作餓

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蓄

百姓無旬月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股監不遠在夏后之

世師古曰大禘  
之詩也

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

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言帝之失行與夏殷  
周秦所以久者合

漢興九世百九十

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  
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  
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  
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  
然遠痛專心反道舊愆舉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  
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  
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宴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  
親難數言故推丞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



密遣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廢者勿追

晉灼曰交道廢去長

安六十里近延陵

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

初大將軍王鳳薦班

伯宜勸學召見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寃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還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于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卽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

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播錄盜賊具言本  
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  
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  
還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  
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  
皇后伯遂稱病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視事時富平侯  
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  
餘白源者謂之也  
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欲訖舉  
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釀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  
不仁舉白浮君是也釀飲酒盡爵也○釀音焦去聲談笑大噱  
師古曰噱笑聲時乘輿幄坐張書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  
也○噱音劇

樂上以伯久疾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曰紉爲無道至

於是虜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

師古曰今文尙書素誓之辭

何有踞肆於朝

所謂欲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初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

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

孔穎達曰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圖者顏色而然齊一之貌師古

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野稱子也殷紂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

箕子比干而去其誥曰用沈湎於酒用亂厥厥德於下我其發出

申見尙書微子篇式號式譁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詩之

出作夜言醉酒號呼以聲作夜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歎而謀泣流連也○諱音呼去聲詩書淫亂之戒其原

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

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問見之孟康曰

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也庭非官名也後上朝東宮太后

泣曰帝聞顏色瘦黑師古曰開謂比日也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

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

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宜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宥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緝走伏匿莽自髮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乃止奴從者支屬竝乘權勢爲暴虐至求更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可得請免放就國

考異曰敏傳云王音以風丞相御史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巳薨方進以三月丁酉爲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放傳又云上諸舅皆害其寵故但云上諸舅

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

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

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

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卬成太后之崩也

卬成太后孝宣王皇后也父奉光封

卬成侯故書卬成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上聞之以過丞相

御史

源罪也

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相宣爲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

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壬

子

方正元文壬子上有十一月按免宜擢方進俱在十一月中不宜重出故去之

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

侯

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郿邪考異曰方進傳丞相辯宜免方進亦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遂擢爲丞相而前紀云秋八月方進

既爲執金吾蓋以公卿表云三月丁酉京兆尹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既爲執金吾故致此誤也按公卿表所云者謂方進自三月

爲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既凡居官八月耳又黑龍見東萊在去年九月谷永傳言之甚明而苟說亦載之於此年云冬黑龍見東

萊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也漢春秋雖正黑龍之誤兩方進既官猶承苟悅之失以諸吏散騎光祿勳孔

光爲御史大夫方進年十三而孤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鈍不  
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蔡父大奇之  
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學問方進旣厭爲小史聞蔡  
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  
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  
日廣是時清河有胡常與方進同經常本先進而名譽反出方進  
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  
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  
讓己後居士大夫閒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後爲丞相司直  
上以爲足任公卿先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  
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治甚明爲京

兆尹能則恐有所不立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猛其爲司直時丞相辭宣亦器重之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至是果代宣爲丞相方進既相思宣舊恩復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乃徵宣復其爵土加寵特進復尊重任政光褒成君霸之少子也

霸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

領尚書典樞機十

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寔以爲

章主之過以奸忠直

奸音干

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

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上行幸雍祠

五時

憲始二年罷雍五時今以久無禮闕并甘泉秦時皆復之

十二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

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

初湯請起昌陵邑既罷昌陵丞相御史

宅不徹得無復發徙湯曰憲官且順憲察臣言猶復發徙之也

又言黑龍冬出是謂元門闕微行

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爲庶人徙

邊上以趙后之立也溘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

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光祿勳平當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

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侍閤衛尉長首建至策

師古曰閤王閤也

賜長閤爵關內侯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

與陳湯俱徙燉煌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

方進晚進爲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

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辭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

雜問丞相御史咸詰實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及爲丞相咸內



懼不安乃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王商逐黜陳湯方進以威信之爲九卿

皆因湯薦引乃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

考異曰咸

信免官皆在明年以後因陳湯事連言之

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爲左馮翊博治郡常

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他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資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懾服事無不集

永始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

泰時事見上卷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武帝以正月上辛有事甘泉園邱自竹宮而望拜祭

即日以竹爲宮天子居中節古曰漢舊儀竹宮去壇三里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

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靈舊時且甘

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帝

嗣秦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於祠壇汾陰男子公孫滂

洋等見汾河有光如綵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陰離上文帝十四年

黃龍見成紀始幸雍都見五時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神光尤著祖宗所

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

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雊

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

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齋祠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

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

恨之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

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

之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

之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

詔者甚眾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  
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  
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

仙人飛昇在太清之宇日月反從下

而上故

覽觀縣圃

崑崙九成上有縣圃

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

五德者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

五色禾于此地而耕耘之則朝種暮穫

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

補

治化丹砂

堅冰淖溺

力士有器冰丸墮之冰上即時化水

化色五倉之術者

補註身中有五

色腹中有五倉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

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溢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曰濫濫空曠之貌也

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

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

翁公孫卿藥大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唯陛下距絕此類毋

令姦人有以窺朝廷者上善其言十一月尉氏男子樊竝等十

三人謀反

地理志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道以爲邑名師古

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爲族耳應說是也

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

譚稱忠鍾祖營順共殺竝以聞皆封爲侯

譚延壽侯忠新山侯祖董鄴侯順樓盧侯考異

日本紀云五人而功臣表止有四人蓋記誤

十二月山陽鍛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

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

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爲大司農故南昌尉九

江梅福上書曰

地理志南昌縣屬豫章郡後漢志尉主盜賊

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

如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陳

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放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

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

茂庭賜不須顯功

師古曰謂謙爭合爵即得爵屬不由薦舉及軍功也

是以天下布衣各厲

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街鬻者不可勝數

由音

漢家得賢於此爲盛

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

張宴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

於是積尸暴骨

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閭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

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

大臣謂淮南相內史之屬也服虔曰臣勢

君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

孟康曰鴻嘉中廣漢男子

鄭躬等

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

無迷匿之意

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原父曰漢氏世資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食也

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

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古

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

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能福去南昌歸

道上書求假輒傳詣行詩春數因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

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事見三卷周報王七

之賓客叩關者則爲之告注曰叩繆公行霸由余歸德今欲致天

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尙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

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

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

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  
先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  
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馭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

師古曰太阿劍名  
臨治所鑄者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

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

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鵠也  
仁鳥鵠也愚者蒙戮

則智士深退閒者愚民上書多觸不急之法師古曰言以其所言  
爲不急而罪之也

或下廷尉而死者復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

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

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

朝元帝初擢章爲左曹中郎將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

公羊傳惡惡止其身

善善及子孫

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

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

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

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師古曰虞

書舜典曰開四門明四目書開四門以致羣賢則明視於四方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

君命犯而主威奪

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

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

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

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



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

爾古曰以斗爲魁也斗身爲魁

使之驕逆

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

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

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

滅則至

熾盛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時上

出遊見隱士成公於道旁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

殺人子何敢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

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

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事出皇甫謐高士傳